

難忘吹笛閩豬人

片段客家庄養豬回憶

文圖 / 羅傑

「又、又、又……」，熟悉的剝菜聲從隔壁廚房傳過來，這是母親爲了飼養黑豬，天未亮即剝著豬菜的聲音，但孩童時的我，趕不走瞌睡蟲，就在規律的伴奏聲中，「半睡半醒」到天亮。

這個「又、又、又」，和冬夜裡受凍小豬的「又～一、又～一、又～一」叫聲，以及閩豬人沿途吹短笛的「ㄅ一、ㄅ一、ㄅ一」……，已經是我的另類「鄉愁」了，就算我現在閉上眼睛，也還能清晰的「聽到」它們。

50年前，我出生在苗栗縣鄉下，生長在客家庄裡，最深刻的記憶之一，就

是母親和鄰居媽媽們，都在家事之餘，養有3、5頭黑豬。

我那勤儉的母親，爲了要把這些黑豬養的「又肥又壯」，天未亮就會起床，然後坐在廚房小板凳上，勤快的將前一天採回來的蕃薯藤葉，經過斬斬剝剝，再起火，放在大鍋中水煮，這些「豬菜」煮熟稍涼後，再混些玉米、豆粉等飼料，就是我們家那幾隻寶貝豬的佳餚美食了。

回想3、40年前，台灣仍是以「農業」爲主的經濟社會，那時的鄉下家庭，幾乎家家戶戶都有豬舍，或養3、5頭或養6、7頭豬，這些黑ㄇㄛ、ㄇㄛ的



「桃園豬」是我們家小時候的「存錢筒」

一 豬，正是家庭的「存錢筒」，這個「存錢筒」，不但是子女們學校註冊和過年買新衣新鞋，不能或缺的「財神爺」，也是用來購買三餐飲食、償還債款的來源。

所以，「養豬」是早期台灣農家的「全民運動」，它緊密的維繫著家庭成員的感情，也普遍的累積了家庭財富，並造就農村繁榮。

小時候，我對「小黑豬變大豬」過程，有很深印象，許多人以為豬隻們，長得肥嘟嘟，應該不怕冷，但我所知，小豬剛捉回來時（的確很小）很怕冷，冬天一到，小豬常凍得「又～一、又～一、又～一」慘叫，尤其冬夜裡，叫聲又細又尖，聽在耳裡，淒淒慘慘的，叫人難以入睡，這時，我的父母親就會丟些稻草，給小豬當「墊被」。

至於公豬養到「中豬」以前，為免「公豬臭」腺體發達，將來壞了豬肉風味，影響豬販喜愛程度，這時吹著短笛的「閹豬人」（獸醫），就會應邀前來「閹豬」。

看「閹豬人」動手術，十分新奇，我曾多次目睹。

過程中，只見「閹豬人」手腳俐落，刀起刀落，三不兩下的，就把豬睪丸割下，而躺在地上哀嚎的豬，我猜，牠們也搞不清發生了什麼事，就在閹豬人一聲聲「好了！好了……」時，「黑碳粉」已抹在傷口上，接著豬隻四腳鬆綁，一切OK！西線無戰事！

至今，我還不懂「閹豬人」在做完手術時，並沒有給豬隻們打針或吃藥，只是敷些刮自鍋底的黑色碳粉，而這些

豬竟能闖後「照吃照睡」，好像不曾發生什麼事般，爾後嘛，長得特別快，體型也帥，肉質細嫩更不在話下……，喔，小時候，對這檔事真是搞不懂！

我想養豬的人，最高興的是豬已長到約1百公斤時，這時豬販就會登門，他們的手腳一樣俐落，先捉住豬的一腳，把牠拌倒在地，再合力壓制，將前後兩腳分別用麻繩綁好，然後抬出豬欄，這時就會有人找來一隻長扁擔，將扁擔穿過已用麻繩綁好的雙腳，然後一人一邊的扛起豬，秤子就在扁擔下面，買豬人和賣豬人，這時都會眯著眼，湊前細看秤子刻度。

就在「童叟無欺」原則下，買豬人和賣豬人敲定了重量，哀嚎不已的豬隻，這時就被放回地面，「銀貨兩訖」後，豬就被搬上了鐵牛車，在買豬人和賣豬人一聲聲「承蒙你」（謝謝）中，「存錢筒」被抬走了。

一年的辛苦，就看這天的收穫，年復一年，歷歷在目，生養不息……。

民國80年起數年，台灣養豬事業推到巔峰，頂尖的研究人員與勤奮農民，已將「飼料效率」一再提高，「全豬利用」為最高原則，每年為台灣賺了數百億元外匯，可惜民國86年，發生豬口蹄疫，至今養豬及相關週邊產業損失超過2千億元，這對目前的不景氣與失業率應有影響，至盼農政、防疫機關和農民嚴加把關，真希望農業研究人員能培育出「抗口蹄疫基因種豬」，以期早日恢復生機。

總之，黑豬有著我的鄉愁，也有我的期盼……。

